春秋正辭

春秋正辭卷二　　莊氏學　　味經齋遺書六

天子辭第二

正王伐曰思古明王賞善罰惡所父不聽免爰其作正王守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顧瞻有河未改天命正王出曰疾恒不死未亡其中思而不懼在周之東襄不監惠禍迺有再以親屏周憂其所恃正王居曰遠有力臣邇有親臣剛德不疚師聖友賢渙五正位克定厥家王無無一爲曷云其居安不言居危不言出匪風之傷以存周室正王入曰亂其定乎汔可小愒無輔無民僅亦守位正王崩葬曰君子知微並建聖

哲懼於不終日愼一日武王遘疾周公憂悴離明兩
作突如可畏同召六卿道揚末命成康之隆萬世其
訓方喪三年同軌畢至宅憂不言容衣可事正王世
子曰元良之位尊如社宗名號丕繫蠱佞不生貴戚
執政咸有臣志固將君我而入學以齒愼惟深哉是
謂无妄左右正矣習與智長匪正有眚不宜有往正
王子曰鳲鳩均養七子上下如一奚爲制禮接子以
及冠昏每事殊異於適有義有方陪以秉德何嫌何
疑愛不自克愛不自克胡能有定階而引之俾壽其
正是曰不愛能愛惟順正王后曰天地之基爲宗廟

主敬慎乖正各親各體三代興廢莫不由此仁貪異
生各以其母母養乳虎將傷天下素成之道爲後世
戒正王姬曰二女釐降欽哉帝典天乙歸妹陰禮則
閫肅雍之貴不在車服同姓主之咸正無缺正王母
弟曰人道親親念我二人天子亦無多所厚所厚惟
世子母弟推而放之準乎四海富而貴之常常見之
同其好惡曷問是非一人果有所私則萬姓感喜剔
有師保養以聖度如何不思亦莫不顧正王臣內難
曰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周德之衰箕子
先戒曰子其毋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乖離

不和殃禍所起官人以世實違天紀正王臣外難曰
本强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天子之吏殆辱
於戎脊詩人所哀逢此百罹正王使曰王所以撫邦
國諸侯者行人有常數矣古者有分土無分民王靈
所及民功以爲紀路節不寧隼飛安止苟以爲榮盍
思其愧瀆之謂何徵求自茲始刺在大夫況乃王之
卒正王臣會諸侯曰曷敢不信要於至尊齊桓知節
許文已傎尹單將問以同盟云借曰外楚冠裳等夷
召陵既會散兮愈卑正王臣會陪臣曰侯大夫入天
子國曰士禮不會公侯刹王官伯乎重而不正翟泉

爲甚嗟乎羝羊僨亦觸藩牧羊者力能決之正王臣
卒葬曰始於踐土終於召陵皆獎王室晉主夏盟虎
也要言卷寶不度親臣處內同外諸侯之爵姑曰顛
趾寢乎折其足正王臣私交曰有至尊者不貳之祭
吾同祖不得受其私天子大夫親不與諸侯通則順
則宜忿生之嗣我又何求諱其要君比以爲尢正王
師曰宜樹志災乃志王師以自敗爲文實晉與戎敗
之晉罪可勝誅乎晉曰勤王會不言從王其人已微
其禮已亢王室蠢蠢爾侯伯也會不若娶婦憂宗周
之隕正王都邑土田曰以爲民極服於土中有德易

以興無德易以亡相宅則復郎辟于周日夜勞來我
西土一豐一鎬相述作豐水之事豈不詒子孫謀哉
厲頻幽蹙平徙於洛魚以況民亦匪克樂甚叔之謀
乃城成周欲復文武不知用尼甫卻行以走沒身不
得於道正畿內侯國邑曰虞公虢公天子之三公也
河內河外河東天子之股肱也傳忘其舊誰與發蒙
滑外列會鄭制向服於乎有哀戎乃在洛父兄甥舅
半爲秦臣終南作歌憤兮其謂諸侯君正王命伐國
曰倍上則誅犯令則絕宗盟詔何若茲不睦惠以請
齊襄乃出狄日伐以著之會是以爲義乎取櫟之役

乎中國云爾赫赫明明王命爲在矣正朝王曰朝言某也獨我乎爲之者晉重也晉重請之王惟從之也臣節不盡不可以言恭也在盟之既不恭大也自我言之固無辨也日不繫月昭乎辨也正錫命曰三志錫命稱名則殊自褎其大盍思出言定名之自上祐乎王實承天爲天之子隱之繫之以爵稱之爲天下君縱恣自輕若上帝臨女何正大夫見天子曰殷見者守臣也殷頫者陪臣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則怨相逮也偶以晉卑於齊也拜命弗覲天災弗瘞也見不如弗見幸王吏之不余治也失常且以

爲常哀哉承學之士愚而不能達也

王伐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桓公五年

蔡衛陳皆何以稱人侯不行使大夫從也其與幾何春秋不志王室事天子伐國不可見以從王伐國者見之曷爲見之非所以伐也鄭伯當誅矣王躬不可以不省不可以不重輕用其民王室危輕用其身天下危從命拒命不竟錄也鄭罪既盈於誅春秋之義務全至尊而立人紀焉月不繫王傷三王之道壞也諸侯不知有天子此可忍言孰不

可忍言以天下言之曰天王王承天也繫王於天一人匪自號曰天王也自侯氏言之從王焉朝于王焉至尊者王也不上援於天若王后王世子王子王姬繫於王則止皆不得以不稱天爲疑問矣

王崩葬

三月庚戌天王崩隱公三年平王

魯史義不志王室事是故天子不志卽位以諸侯爲天子服喪三年志天王崩則我君爲平王喪三年矣春秋禮不備雖有事焉而不書書曰三月庚戌天王崩以無大不備焉而敢書之苟小不備而

遂削不書非所以奉至尊而立中國之人紀也曷以知其小不備於來求賻見之也皆求之不言歸之求而後歸則如弗歸言求以見不歸之惡雖然放飯流歠遑問齒決乎曷以知其無大不備以書來求賻見之也譏不歸賻則奔喪無闕矣吁平王五十一載天子也雖曰王室既卑魯猶是姬姓必將復先王之職焉慭置天崩地坼之變於若罔聞知乎必不然也然則春秋何以作乎法文王也樂道堯舜之道也豈曰天子亦克能脩其職諸侯服享其職而遂以王迹為不熄乎夫王迹在朝覲享

獻賀晉弔災云爾乎在舉一世而甄陶之嗥嗥如也平王東周二十餘世而後亡禮樂典章夫子門共叔時具存無恙並後世京邑亂亡四方莫或俯回百官采梠拾薪以自給者比也而謂懿親如晉東遷之始已不弃天王喪乎孟子言曰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且曰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夫不以平王爲孝子桓王以下爲慈孫乎三代之祚無過二三十世而孟子必曰百世古之聖人其文辭孫順固如此傳曰文王爾君相見之樂也周公欲天下諸侯師文王也服事

可師受命益可師周之子孫得如虞夏商之子孫不亦可乎少康中興虞思之力也孰謂三代之王天下天下不爲公也

三月乙未天王崩桓公十有五年桓王

恒辭也不以禮不備不書至尊也

王后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桓公八年

辭不異於祭伯來則若非王命然也逆王后非王命則不可雖曰不稱主人王命也可以遂事乎公羊傳之逆天下之母若逆婢妾將謂海內何哉聖

人之辭恭而有禮曰王后其辭成矣以立諸夏之人紀也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桓公九年

自父母言之尊爲王后必曰吾季姜不以君臣之義奪人父子之親雖然王后無出道非若諸侯以下婦人有歸宗之義也成之曰王后王者無外則王后無出也曰季姜本之於父母以見其貴故曰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矣天子所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曰京師辭不失舊晉士知之矣將有其名而已乎夫子告哀公曰彊藪未虧人

民未變鬼神未亡水土未䌌糟者猶糟實者猶實玉者猶玉血者猶血酒者猶酒此所謂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也雖然生死之服物采章輕重布之者其數尚如初也賈誼有言五伯征而諸侯從春秋之世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戰國之世也謂之五序得其道夏有羿浞實甚於周之東焉京師諸夏之父母也若衣服之有冠冕水木之有本原人民之有謀主季子聞王風而歎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必以衆大之辭言之而其實不誣矣

王臣外難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隱公七年

亞王命以事王使伐國之罪猶且降等焉故大之也春秋有不可書則辟之此何以書執驕此戎者我與有責焉耳矣于楚丘罪其地之主人以歸罪凡伯辱天王之命也王室之從政者固若此乎不與夷狄之執中國豈與執天子之使哉非愈乎執也執亦不言執也王風是以諷于役閔矣東方之俟有一人起而問此戎者乎

冬晉人執虞公 僖公五年

此滅虞也曷爲書執而已忌也虞畿內之國滅而

不忌是無天子也虞曰公王官也晉曰人晉侯也目人以執王官罪既盈於誅矣舉可誅而人之以不失罪不書滅以隱之而不傷義故曰史事也春秋者道也

王使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隱公七年

此天子之使其言聘何天子所以撫諸侯者存頫省問皆聘也北面稱臣受之於大廟則何以書榮之也喜之也諸侯有功德於其民則天子使問之云爾魯使可以自省矣有則榮之無則愧之孰往

公如京師也曷爲不言公如京師常事也我之往者不書見公之往也凡伯者何天子之上大夫也凡采伯字也天子之上大夫繫字於采公羊家傳之矣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隱公九年

八年於茲公不一如京師又不使大夫聘天王則再使上大夫來聘周德雖衰不若是甚也公如京師矣以爲常事而不書也宋公不王而謀伐之在此歲矣齊人朝王在往年矣書曰天王使南季來聘見公之朝於天子也公一朝王比使聘則以爲

非常數而志之矣得其常數不志於春秋春秋非
記事之史也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桓公四年

爲天下君曾可以亂獄有所歸遂不探其情不加
誅於弒君之賊乎積月而歲四年於茲力不能討
緊可閔也聖人不責也崇獎亂人豈天意哉王使
來聘文王作罰於是蕩然三綱絶矣是歲有事舉
不足錄也以天時爲於此焉變矣辭非有所嫌則
天王不改也宰官也渠名也伯糾字也以官氏名
且字下大夫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桓公五年

比年而聘何爲乎譏而志之不可得而略也何言乎仍叔之子公羊子曰譏父老子代從政也賢者之路絶矣孝子之行薄矣

天王使家父來聘 桓公八年

聘者三至不可以已乎不勝譏既譏其始不復譏也且不可得削家氏也父字也不以伯仲別中大夫也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僖公三十年

何言乎天王使宰周公來聘非常事也其爲非常

事柰何齊桓長諸侯王使不下聘晉文繼之再致天子使晉士盟天子之大夫時則以天子之聘爲非常事焉而志之時則絕不志晉之聘使不得與齊衛爲倫比辟天子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隱公三年

來求賻何以書譏不歸賻也天王之喪一小不備謹而志之尊尊之義篤焉有司正其過足矣使人求之閔宗周也君子爲祿仕陽陽然無所用心必至此云爾何言乎武氏子公羊子曰父卒子未命則微矣何以氏之以大夫之禮行以大夫之禮待

之故氏之稱之曰子其私喪未畢必以子道正之也不稱使左邱氏曰王未葬公羊子曰當喪未君非王命不行於天下則其不稱使何天子之宰通於四海總已以聽惟此時爲得通雖然王命在節使必持節則王命在所使者矣故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

天王使家父來求車桓公十有五年

王者懷諸侯之典厚往薄來必無辭讓亦無徵求求車非也則未知爲乘車與兵車與田車與器貢也有常數矣車何必不貢貢之則可求之則不可

王臣會諸侯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成公十有三年

此與秦戰曷爲不言戰義不繫乎戰也諸侯不王因伐秦而後王晉有秦怨連東諸侯之師踰數千里越河山而伐秦伐則已著矣義不繫乎戰也且不使秦得以敵乎諸侯也王官不書以爲非天下之事也

王臣會陪臣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

翟泉僖公二十九年

翟泉天子之側也孰會之公也公則曷爲不言公諱盟天子之大夫也王人者孰謂王子虎也何以稱人微之也曷爲微之與陪臣盟也諱公王子虎不書使若微者然故曰不正是晉狐偃宋公孫固也其皆稱人何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士固人也大夫始會不得以名見也大夫入天子之國不見天子乎曰是殷頫也內無大夫焉則不可以見外大夫之見然則公不見天子乎朝也朝則曷爲不言公如京師諸侯以大夫頫而公朝焉恭也

以爲常事焉而不書也公如京師不書公適諸侯
書之公如京師曷爲皆不書禮曰一不朝則貶其
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不事天
子誅絶之罪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春秋朝諸侯
有天下以三王爲法諸侯不王不可勝誅内有大
惡臣子當爲君父諱一書公如京師則其百不如
京師不可諱矣使皆若常事不書者然辟不事天
子也然則何以見公之如京師與不如京師與不
志大夫如京師公猶如京師也志大夫如京師公
不復如京師也奔喪會葬皆若是公適諸侯曷爲

書之禮曰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各于其州有道之國以習之宗廟社稷民人之守重矣是故君非民事不舉天子徵諸侯相爲朋黨小役大弱役强春秋養諸侯兵不用以三王爲法諸侯相如不可勝譏內有小惡君子當先自詳正躬自厚而薄責于人適大則舉必書皆以非常事書也于變之中又有言焉安危榮辱之義備矣公如京師皆不書然而有所書之存天下之大防也公適諸侯皆書之然而有所不書存天下之大防也水行者表深治

民者表亂春秋以禮表天下之亂凡所書者皆所
表也表之而不循幾何而不陷乎哉

王臣卒葬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隱公三年

天子之大夫不書卒此何以書公羊子曰天王崩
諸侯之主也禮相接斯恩相及矣則恩錄之乎以
公奔喪錄之也春秋以諸侯奔天王之喪爲常事
而不書諱他年之不奔喪也以吾君主尹氏而錄
其卒則奔喪見矣要必書大夫如京師而後不奔
喪之實乃亦益見故曰微而顯志而晦也書王子

虎劉卷皆有譏焉尹氏無譏焉何以氏之而不名且終氏其末孫之奔楚者亦終不名公羊子曰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其聖人之志乎制春秋以俟後非後世之變害家凶國不皆以世卿故聖人明於變忠與故豈不知之則何以必譏世卿告爲民上者知大人之本篤君臣之義也告哀公曰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述湯武之書曰帝臣不蔽簡在帝心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是故非賢不可以爲卿君不尊賢則失其所以爲君彼世卿者失賢之路蔽賢之蠹也不然好賢如緇衣豈曰世卿而譏之乎伊

陟巫賢非保乂有殷之臣乎世卿非禮譏不尊賢養賢不必其害家凶國則凡國家之大患靡不禁於未然之前矣其善志哉世祿文王之典也世卿非文王之典也無故無新惟仁之親尊賢養賢之家法也保其宗廟守其祭祀卿大夫士之孝也聖人誨之矣如曰仕者不可世祿國可以無世臣則非譏世卿之指矣

王臣私交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隱公元年）

此來朝也王命曰聘非王命則如曰朝而奪之曰

來穀梁子曰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春秋內其國則曷以爲外交天子辭也祭釆也伯字也天子之上大夫辭曷爲與介葛盧同不嫌也何以知祭伯來之爲朝諸侯相爲賓謂之相朝天子之上大夫六命出封加一等則侯伯相若也故曰諸侯相爲賓寰內諸侯行外諸侯之禮故曰不正聘弓鍭矢不出竟易正也束修之問不行竟中無乃已甚乎天子上大夫不與諸侯親通古之訓也非以主人在喪而奪賓之禮與曰有主書以立教也約其文辭而指博主書於公之盟則不肅主書於祭伯

之來執一者不知悶亂之所以爲失也

王師

晉人圍郊昭公二十有三年

此二師圍郊專目晉人何外晉於王也諸侯勤王則師皆王師義不書晉晉自以爲晉矣不書從王師伉也不書王師不使伉也晉曰人是國人也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者上大夫也玆故微而人之不書潰非潰也民逃其上曰潰王師在是而何潰之有

王都邑土田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昭公三十二年

成周者何下都也王在是曷爲不言京師城而後爲京師也城而後爲京師者不忘舊也郊社在焉宗廟在焉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隱公八年

言歸則不言取如言取則不言歸苟非叛人則不以地名其人言某人歸某邑某田云爾其相授受不以天子命何猶責之略焉兹何以言鄭伯使宛來歸祊譏鄭伯之辭也不當與莒牟夷邾黑肱等

必且曰庚寅我入祊受叛人惡已見于王章惡難見不諱而目言之以是爲罪之不敢赦者也湯沐之邑四井之邑也爲田幾何何若是乎其重之方岳之下王者所以供給神祇昭上帝之有赫也自帝典以來封域有數至尊至重天子且不敢以私與人而諸侯乃以爲吾之賜邑彼專其地此盜其土乎侵上帝所居歆壞百王所事守其可赦乎不可赦乎是以目言之也誦詩讀書美矣富矣存于今日者漢文帝使諸生制六經中所作之王制也

鄭伯以璧假許田 桓公元年

目鄭伯以璧以者不以者也假許田假非所宜假也許田我朝宿之邑畿內之土田也言鄭假之不言桓予之緣先君之志以爲之辭此桓罪之薄者賊重黨賊者重私天子之田在鄭伯則罪均在桓公則輕重殊科是以不言桓之予之且見畿內重於諸侯之分地猶不若祊之爲邑自古及周皆以此爲祀上帝之田也

王畿內侯國邑

虞師晉師滅下陽 僖公二年

邑何以滅重畿內之邑也下陽滅而虢不書滅舉

可書而誅之君子以爲雖滅國罪不加於邑矣自

虞師外虞師於王也外虞於王者虞自外也諸侯

不得專地則不得專滅暨於四海矣何獨重於畿

內曰知畿內之重天下重治矣詩曰肇域彼四海

語其盛也易曰自邑告命謂其衰也

狄滅溫溫子奔衛僖公十年

畿內國不言滅此其言滅何敗於列侯不言敗敗

於戎言敗列侯滅國不言滅取邑言滅狄滅言滅

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

鄭人入滑僖公二十年

滑畿內之國鄭人之無異文何曰善如問也是鄭滑也言內則皆內也言外則皆外也不內滑而外鄭也寔視管管則外矣滑視秦秦則外矣不內滑而外鄭不私滑也皆外之罪鄭也皆外之之爲罪鄭何鄭視而滑疏也曰孰親而自外

春王二月癸人入滑僖公三十有二年

鄭人入滑曰人秦人滅滑曰入不使滅也自是無滑矣秦雖弗有滑固滅矣則曰入何畿內之國也狄滅溫曰言之方狄秦而弗目秦何狄伐周而不忘秦則有勤王之功焉方將狄之非故狄也

大夫見天子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僖公三十年

大夫如京師昉於此乎曰前此矣前此有公如京師焉則不書公往不書書大夫往乎自此公不復如京師焉則書之不書大夫往則孰往者乎書之矣猶以爲常事焉而不悉書也此何以書以京師遂乎晉也其言遂何生事也聘必以圭幣受命而行遂不生事也其以生事之辭言之何辟不敬之罪于君也辟不敬之罪于君者尊京師也遂與圖事受命而行則歸惡焉爾聘常不專行無行則重

賄反幣春秋志聘舍是則悉以專行之辭言之何
書所重者也以京師遂乎晉重晉若京師也重晉
若京師則惡矣舍是無所兼重乎曰自我言之皆
爲適者苟皆爲適者專之可也偏之可也可則不
志重晉若京師則志周公欲天下之一乎周也二
之以晉則不可其不可于是始君子謹而志之欲
天下之一乎周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以君子之
爲春秋有所憤乎此也亦有所樂乎此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 文公元年

常事不書此何以書以非常事書也天王錫命而

大夫拜焉其失常也大矣曷不辟之曰吾君在喪未可以見天子也錫之者亦有過焉則有辭於禮矣非所如而如之而後諱諱不事天子也

夏仲孫蔑如京師 宣公九年

常事不書此何以書以非常事書也公如齊而仲孫蔑如京師其失常也大矣曷不辟之曰宣罪當誅辟之何爲

叔孫豹如京師 襄公二十四年

常事不書此何以書以非常事書也此其爲非常事奈何以夜之不易何急于如京師乎豹之如京

師也以齊人之城郲也齊人城郲而晉人不知其大常也大矣然則曷爲不言齊人之城郲晉人若不知而諸侯與往者我亦與有罪焉爾不言城郲者不事天子之罪而全之也全之則其言如京師何惡晉侯之不臣也齊侯睦于王室則闔之齊人勤於王事則伐之不事天子晉首惡焉夷儀言會而不言伐不與晉侯之伐齊也楚子伐鄭不奪其諸侯之辭予楚子之救齊也伐不書救不書不可得而見書叔孫豹如京師則見矣

內辭第三上

君父憂勤臣子安樂其永言哉諸侯子孫甚於所不知者五焉上有明王其賞不僭雖曰象賢曷嘗不選蒙業以安之則寖微寖滅之道也始也未誓繼不類見苟無他故王命忍弗錄乎公繼世一穀梁子曰諱莫如深苟有所見莫如深也公羊子曰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左邱氏曰春秋之辭微而顯志而晦非聖人誰能修之公繼故二衛武公年九十有五使人日誦於側曰靡哲不愚不愚者其

以齋終乎非其地不哲也細行受細名大行受大名幼不誄長賤不誄貴王天名也葬以死者之爵實生者之事也不正奚以名舍禮奚以葬爲君薨葬三薨以不地見故君父之尊成也親吾君也而不地臣子之痛深也故則不葬然而地且葬豈無故哉有所見矣君薨故葬故四諸侯出則絶我可以曠八年無君乎春秋之辭恒有君安於無君意如之心也若猶有君意如之迹也聖人誅其心因其迹未嘗絶昭公於魯焉君孫五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然不非也亦不譽生死非人所能也加一辭焉則惑矣子卒六廢父

誅宣公享慶父畀宣公詳伏其罪者惡易盡也享其
利者惡難盡也宣公生不若慶父死也子卒故七大
以為人常事必錄之夫人君之配也不錄禮不備也
閔公為君之微也桓公既隕女禍再窘莊公之季詩
人所不刺宣成事畀若無異辭以一字為褒貶古人
不余斯也夫人八夫人子氏隱之妻也穀梁所傳不
可非也聲姜齊媵女也公羊有所受之而不得其問
之所起也終始具終始正齊姜也始不正著終不正
不著穆姜也卑無廢尊之義也噫嘻齊姜穆姜之喪
殆不備體然且書之聖人不忍畧焉君之配也且君

之妣也然而有所畧有所不錄不有指乎夫人薨葬
九三綱絶則春秋絶之且差其等焉伏其罪惡已盡
享其利惡難盡豈不信乎文姜者何莊公之母也薨
且葬焉莊公吾先君也公羊子則微言矣乎夫人絶
十齊桓明天子之禁曰無以妾爲妻人道所以異於
禽獸此其幾希胡康侯曰以妾媵爲夫人徒欲尊寵
其所愛而不虞卑其身以妾母爲夫人徒欲崇貴其
所生而不虞賤其父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無本
春秋之指正矣妾母十一適長子生則元子也矧終
爲君者乎舍是僭無適長子乎不終爲君春秋不書

非記事之史也天之生我我辰安在以是子爲不怨矣子生十二諸侯之子嫁於諸侯尊同則錄之無主後者親之戚之來歸雖不終河廣之詩可以爲法若宋共姬守死善道之君子不是過也錄之詳且明婦人外成苟無受我而厚之者則同氣之恩重不以爲常事而畧之厚之至也事變具矣內女十三父母在夫人寧禮也禮則致女子及日乎閨門之內不百里而奔喪奔喪則犯禮犯禮則輕重皆不致非奔喪也夫人寧十四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是謂與亂同事雖不敗國實小惡也夫人踰竟十五史盡其

惡聖人不削盡而不汙也絕夫人踰竟十六

公繼世

元年春王正月 隱公

五始大教也隱公春秋之始也公即位可闕乎踐其位行其禮削不書乎抑未嘗踐其位行其禮無可書乎曰公踐其位行其禮然後稱元年君之始年非他人隱公也則何以不書成公之讓與繼故者同辭非所以尊先君也桓弒君兄大惡矣奚俟成隱之讓以甚之且書仲子有賵書仲子有宮讓亦見之即位大始也闕焉可乎無慼乎斥隱公即

位與衛人立晉同實矣不爲讓且爲篡矣大哉不
解盍觀夫子之賢伯夷叔齊乎伯夷尊父命人知
之伯夷逃父喪人不知之慭自處于不孝所以尊
父之命而全之也叔齊重天倫人知之叔齊尊父
命人不知之立己非正命也亦且逃之寧犯二不
孝亦所以尊父之命而全之也以是求仁而各得
焉善乎穀梁子之言隱公成父之惡以爲讓所由
與伯夷叔齊異矣嘗得而推言春秋之志天倫重
矣父命尊矣讓國誠則循天理承父命不誠矣雖
行卽位之事若無事焉是以不書卽位也君位國

之本也南面者無君國之心北面者有二君之志位又焉在矣十年無正隱不自正國以無正也元年有正正隱之宜爲正而不自爲正不可一日而不之正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文公

即位者何正位也惡乎行之朝正於廟則行之受之祖以爲國紀事畢而反喪服喪畢而請命乎天子於先君之薨也受命爲喪主庶莫敢干焉文公即位何以書先君以正終嗣君以正始雖不受命于即位無譏焉爾

九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成公

誅君之子不立公何以言即位曰天也天不僭大命不至而又嗣之乎曰周公之嗣無絕正也烏乎僭矣哉天祚周公曷禍其子孫而剝亂之曰禹有桀湯有紂文武有幽厲人也獨非天乎曰人動而天應之吾聞之云爾

公繼故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桓公

公羊子曰繼弒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然則與繼世者同辭何以辨諸文公繼世也

必志天王之錫命則異之矣美惡不嫌以同辭起
問者然則桓公之言即位主人習其讀未知己之
有罪焉問其傳而後知之斯著矣問其傳而亦不
知則微辭也宣公繼故成公繼世其言即位同則
以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異之舍是不言錫命矣
襄公以下同於成公不煩言也追錫桓公命則嫌
於文公王不稱天以大異之然則桓公之告終稱
嗣也若之何諸侯與國為體祀隱公以考廟歸獄
於蔿氏以為旣討賊矣以誣道蔽諸侯夫子作春
秋以閔傷之不稱即位見之而同世相接之大小

侯不得委於不知賊矣上天神明先王先公之靈其可欺哉以元年春王正月臨之於祖廟而公之即位無異致刑於何人矣

元年春王正月　莊公

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繼弑君不言即位之為正何也先君不以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

元年春王正月　閔公

國不可以無受貴受命也先君之命在子般矣尊子般所以尊先君之命也尊命以尊祖然則般何以無年不干先君之統不奪今君之尊以體臣民

也如倫之喪而不斬從祖祔食而不廟不使臣民有貳尊也子則如之何曰子爲之斬而不廟

元年春王正月僖公

公羊子曰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喪之三年祭之五廟

君薨故葬故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隱公十有一年

穀梁子曰公薨不地故也不忍言也公羊子曰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賊焉在在享其國者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桓公十有八年

桓會皆月始於垂終于濼禍在此矣言公不言夫人姜氏不盡其辭也

公夫人姜氏遂如齊

言公言夫人姜氏不言公及夫人外之也遂繼事也夫人則既會齊侯矣曰遂如齊乎無一人伏死而爭而棄之乎曾無臣也三卿非其人則謂之無臣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于外則不可以不地要必有以明辨之禮以椑從

死于館有禮焉于齊曠如也地如不地故也終不忍言何也吾先君也莊公之考也婉而成章矣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曷不言我之逆喪者子不行則不言臣之行可乎曰權也社稷宗廟誠重矣有故則可無故則不可齊人父之讐也不敢以要我孤何得以自行爲

秋七月

雖有事不書也歳記一事也且見喪不貳事也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讐在外也不可以不志葬葬則具其尊親之辭舉

謁諸天子者也不忍以爲無臣不敢以爲無子同生矣不復讐而後痛之

夫人

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桓公三年

於禮不稱主人矧可親求諸不言所爲以此爲兩君相見云爾則曷爲危其出實非相見云爾也不致致則如愛之者然

公子翬如齊逆女

翬何以稱公子桓公之大夫也成昏則親之逆女則不親之僨矣大夫爲君逆在其國稱女恒辭也

聖人錄其始詩曰旣曰告止女之初非不善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歸於京師則字之內女則字之來歸于我曰姜氏己焉讙我之邑也何言乎齊侯送姜氏于讙譏何譏爾愛不以德也自古之道男有分女有歸雖及庶人必擇良人而耦之况諸侯乎日月之詩曰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衛莊姜傷己豈遽忘於齊侯之耳乎送姜氏于讙何異委此子于蒺藜矣魯侯之惡非衛莊公比齊侯乃以自送女爲愛之乎家之失教所從來矣齊之衰也上無明君下無察臣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東方之日在僖襄之世而作是詩也一國之本非齊侯誰責哉淫亂之禍易於鄰國春秋畧外錄內目齊侯送姜氏而齊之爲國悕矣

公會齊侯于讙

會齊侯爾非親受諸舅姑之禮在野不在廟也則無譏焉

夫人姜氏至自齊

詩曰說於農郊稅而不舍也又曰翟茀以朝見於公宮之正內有同牢之禮焉厥明見於君姑受朝

於內宮三月廟見然後請命於天子夫人之禮成矣禮成則備其辭襄公以降闕不備則不識於春秋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致夫人也非常事也詳錄之志其初無不正也

夫人薨葬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隱公二年

成隱爲君則成君之妻爲夫人不書葬我君則不書葬我小君孰謂惠不立隱者穀梁子正之矣書夫人薨以是爲正不然則文以見之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哀公十二年

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蓋吳女也

外女卒不書孟子卒何以書昭公夫人也何以不稱夫人諱娶同姓也曷爲卒之夫人之而禮不成也何言乎孟子辭從主人也曷爲不言氏氏繫姓者也見子之非氏也何以不書葬葬者舉謚謚配姓者也諱之終不可姓見之終不可以子姓焉爾然則何言爾譏失禮也曷爲不于其取焉譏盈乎諱也

夫人絶

三月夫人孫于齊莊公元年

左邱氏曰不稱姜氏絶不爲親禮也公之喪至矣而夫人不至逮期矣而不至非孫也其曰孫不得復反之辭也絶矣絶則曷爲書孫內諱奔謂之孫以稱夫人不可不言孫也曷不去夫人而去姜氏主人不能也于齊歸獄于齊也婦人有死罪無刑罪言絶則誅矣得罪於父非子之所能爲也

妾母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隱公元年

何以書尊王命也紀國喪也尊王命以紀國喪而天王之命在隱公矣宰夫掌弔事共幣器財用冢

宰待四方賓客之小治其來者以官氏中士也王
使之乎冡宰使之乎持邦節者非王命不行於天
下官實宰氏必以王命將之爲臣子者必尊天王
之命以尊其先君惠公旣葬之稱也春秋斷隱公
之元年以爲始魯史所不敢史不可不錄其本吾
君以衰經敵逆王命則父子相繼之義明夫不旣
須王使而受諸筵几之下乎當喪爲主矣伯夷叔
齊之不肯立在不敢當喪爲主時也古之人重喪
主旣當主孰得而干之君臣之義在斯須之間而
禹不可改毋弟以下莫敢以其屬通書曰天王使

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成公之爲喪主也成公之讓而不成公之爲喪主則不成隱之爲君將不得成桓之之爲弑於是乎春秋之失亂聖人尊王命以紀國喪而天王之命在隱公矣赴於諸侯且必告終稱嗣赴於天王乃告終而不請嗣玆又使來歸賵焉其誰曰可之書惠公以成隱之爲君并書仲子以成隱之爲讓桓未立且不得主仲子之喪既立且不敢祔仲子於廟受之者子也然則於何受之公宮則筵几在焉內宮則己褻矣無聞焉以考仲子之宮求之其諸其下宮與

九月考仲子之宮 隱公五年

何以書成公之讓也考仲子之宮非禮也曷爲或言考焉或言立焉尊之則曰立卑之則曰考仲子微也雖爲之築宮不得書爲之考宮則不可不書曷不可不書公莅事焉爾公莅事焉國人皆知君之讓桓矣然則得爲爾乎曰不得也惠公之命在隱公不在桓公也南面而臨其臣民必尊君父之命以立乎其位是故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公爲惠公之後義不得主聲子之喪臨聲子之祭況仲子乎儼以桓爲惠公後且不得主仲子之喪臨

仲子之祭況隱公乎公子爲其母欲終喪而不可得聽不在五服所不得也先王有明禁矣況承君父命爲宗廟社稷主庶子所不得爲而爲之乎廢君父之命不可以定身盤庚之誥曰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國有二君民之身人則倚之心則人迂之穢將不知其何時起古之人繼世以立諸侯妻妾之名適庶之辨嚴如君臣君父所命則禮如適明於憂患與故子子孫孫長世有道守之而弗敢犯也隱公之讓國誠矣如奉父命之不誠何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於是乎

羽父之弑械成春秋之義明不得考仲子之宮不得受仲子之賵不得告仲子之喪國之譏賊何自生哉

初獻六羽

何以書譏何譏爾用諸侯之盛樂也曰考仲子之宮且獻六羽乎惠宮將以何獻矣周公之廟魯公之室又將何以獻矣獻六羽可言也以妾僭君不可言也不可言而言之且目之曰初以魯之用樂爲所有大不可言者矣僭天子也諱之而不書矣因事以書郊禘則不曰初自僖公始也其實亦見

矣有所諱有所見諱用八佾則曰初獻六羽見郊禘之非禮自僖公始則曰禘于大廟用致夫人郊亦如之若禮卒初者然婉而不殺聖人之文也

子生

九月丁卯子同生桓公六年

何以書適長子也舉之有禮名之有義得殊異于適之法爲終克享其國傳嗣子孫此不易得之於天者雖聖人弗能爲伯邑考是也聖人敬而喜之以書於策不以父母之惡累其子書曰爾乃適迹自身蔡仲所以爲忠臣孝子也方將觀其後必先

正其始焉嗚呼噫嘻人之初生何莫不正況貴爲諸侯乎天下無生而貴者皆其父母之子也文王武王之生何遽異於當世之君乎彼丈夫也我丈夫也五十里之滕可以爲善國則必自孝子始矣嗟嗟願其若文王也不盡善願其若舜禹也我辰安在莊公之生在九月丁卯矣謹而志之

內女

九月紀履綸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隱公二年

何以書譏不親迎也春秋錄內女之出入謹夫婦也厚人倫也貴異姓也茲則且哀亡國也則曷見

其以不親迎書書伯姬歸于紀四者見矣先書曰
紀履綸來逆女詳之也詳之者譏不親迎也禮曰
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九月逆焉十月歸
豈禮也哉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隱公七年

叔姬者何伯姬之娣也歸于紀何以書以書其卒
不可不書其歸也叔姬卒何以書無主也尊同則
得服其親服無主雖卑得服其親服

杞伯姬來朝其子僖公五年

其子云爾何言乎朝則未知其成人與未成人與

以其言朝知其成人也則未知其爲長子與世子與以其言朝知其爲長也長則何以不稱世子以父臨之稱世子以母繫之稱其子母親至而尊不至也世子射姑名此何以不名微之也成人而長子也曷爲微之貶之也以是子爲失幾諫之道矣噫嘻伯姬之來也且朝其子也亦將必有杞伯之命焉曷不言杞伯之使其子朝不成其命之也命于朝則成之命于室不可得而成之母於我有姑姊妹之義因是以錄其子然而曰朝何也見之於廟也命之於室杞伯失爲人君父之道矣見之於

廟公失所以教人爲臣子之道矣允哉春秋之文之多於道乎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僖公十有六年

賢則錄之哀則錄之若鄫季姬者亦不足錄矣曷爲卒之天之示人戒也莫著于是矣歸妹之繖也說以動焉不當位且柔乘剛也故曰女承筐无實不祥莫大焉若季姬若鄫子殆必繖者也往歲九月歸今茲四月卒繖又若是速而鄫之禍未止可以戒乎否乎曷爲卒之爲天道卒之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夫獨無不幸者乎王者

有盛德則下民不偏喪氣衰則生物不遂於是乎有鰥寡孤疾之民王者之所哀矜而疾敬厥德以拯之其人無以取之謂之天之窮民其人有以取之雖貴且富謂之天之戮民而人道之所棄也曷爲卒之爲人道卒之也

齊人執子叔姬文公十有四年

執之爲言治之也自我言則辱也貴不治乎賤親不辱乎疏子叔姬內女也而齊人之君之母也其言執何以子叔姬之不答於昭公爲已甚矣商人之禍昭公爲之也繇先君之意以執其君夫人而

若有辭焉不言執則無以知缘昭公之意也立妃設如大廟立子設如宗社敬之至也重之至也子叔姬當絕乎昭公宜自絕之不當絕乎宜敬而親之昭公于其妃若絕若不絕因于其子若置若不置臣民從是而生心商人所以成乎弑也子之不可以其母廢立廢立也聖王實制之矣母出與廟絕則子不得以私恩事尊祖之義也已絕其母并廢其子則有危宗廟之罪焉不可不察也剟其若不絕者乎子可廢乎而若置若不置以受其端于大惡者之口傷嗣害世則昭公之爲之也粲齊愛

而不正舍正而不愛成舍之爲君而不言其君之子見昭公無恩于其子而義則齊人所宜君也子叔姬以君之母見執于其臣而目言之見昭公不義于其妻而子叔姬未免乎有罪也其言齊人何自我言子叔姬則齊人云爾

齊人來歸子叔姬文公十有五年

來歸者何來歸之者何來歸者得禮之辭也來歸之者不得禮之辭也子叔姬不得以夫人之禮行矣不得以禮則不書其言齊人來歸子叔姬何實夫人也先君欲絕之苟未之絕則固君夫人也齊

人烏得而歸之魯人烏得而受之弒其君執其君之母遠國猶且討之況鄰國乎他人猶且讐之況親者乎請受而罪之以說齊人以魯爲失辭矣然則何言爾譏不討賊也魯忘先王啟監治民之旨則無以敬寡而屬婦矣

絕夫人踰境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莊公二年）

春秋文約而旨明不可勝譏則一譏而已姜氏絕而志踰竟爲譏乎則不可勝譏曷不一譏而已曰盡之也言之辱也言之長也曷爲盡之刺莊公之

不怨也孰刺之魯之人刺之衛之人惡宣姜乃刺惠公焉齊之人惡文姜且刺莊公焉魯獨無人乎非無人也魯無風也魯無風則國人無以見其志若習于上之惡而安之者然則何以異于戎狄之俗矣魯秉周禮教莫純焉而比于戎狄其不可以莫之辨也彼明乎得失之迹者有國史矣又從而刪之乎有不書書則盡之行道之人猶將盡焉傷心恨其行之若此而莊公尚燕然處乎有不書書則盡之良史志也卽一國之人之志也以爲譏則義在諱矣以爲刺則義在盡矣雖然不汙也此聖

人之志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莊公十有五年

齊惡盡矣則何言乎夫人姜氏如齊以齊之有大災不可不志其故也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生此衛所以滅也或乃以爲不害伯誰爲此言者人道熄矣君子錄桓公之功而傷其無本謂三綱缺焉亂男女之別春秋所不忍書也而不忍不書若曰人之無良我以爲君桓公始伯其遂忘襄公之禍而又以姑姊妹接之乎可謂與亂同事矣蓋大災應是而于之也春秋之志行天下並興於

貞信男有分女有歸民人無偏喪者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桓公不謹于禮而四境之內大痾焉若之何旣不若德又不聽罪而以是爲數之適然也

夫人姜氏如莒 莊公十九年二十年

於莒乎又何譏則曷爲再言乎夫人姜氏如莒志女禍之易於後嗣子孫也姜氏生莊公慶父孟也牙叔也友季也友也賢慶及牙也惡慶爲國賊莒實受之赦也莒挈卒亦奔莒仲之繫援乎莒也孰爲之姜氏爲之也疾之蠱者惟甘殺其身不已也又將殺其子孫內主兵而外要援于邇國慶父之

禍魯也重志乎春秋姜氏再適莒仲之父子亦再奔莒禍所從來矣

春秋正辭卷三終